

壮写英雄的意义

——王昆长篇非虚构作品《六号哨位》读后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张俊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评论家):2019年第二期《十月》杂志在头题刊发了王昆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六号哨位》。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知道,王昆一直在写小说,而且写得很有自己的风格。王昆是近两年来迅速崛起的军旅作家之一。他是特种兵出身,擅长写特战题材,曾经出版过长篇小说《我的特战往事》、《终极猎人》和《UN步兵营战事》等。2016年,他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作为他的班主任,我很关注他的创作,看到他接连在各种重要刊物上发表小说,为他高兴的同时,也感到在他略显不羁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坚毅的文学之心。

虽然多少有点意外,但我觉得,王昆是非常适合写作“非虚构”的。在我的印象里,王昆其实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我一直很难想象,王昆是如何有板有眼地在静室里端坐,面对着电脑一下一下敲出那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精力颇为旺盛的他不是在出任务,就是在准备出任务。在酷寒高原、边远山区、密林深海中穿行,对他而言就是家常便饭。走得多人腹广,又时刻保有对所到之处的乐趣,虽然身在路上,而内心并不匆匆,眼睛里便多些笃定和从容。非虚构写作需要毅力和见识,他都具备。为了写《六号哨位》,他对一级战斗英雄韦昌进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从北京乘高铁到济南,还要坐一段火车,再转一段汽车,才能见到这位采访对象。我喜欢这样深入腹地,有一定难度的采访体验,或许只有走到离大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才能够采集到真正鲜活的素材吧。”可以轻松徒步数十公里的王昆,有的是脚力和韧劲。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六号哨位》饱含了王昆追求真实性的极大努力。为了获得第一手和全面的资料,他从主要人物韦昌进入手,多方求索,勾连点面,从北京到山东,再到当年的战争一线,从人物访谈到战争遗迹、战士手记,在时空的转换中一点一滴拼贴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为了高度还原111高地上可歌可泣的战争场面,他根据采访对象的口述,比照地图,凭借着自已军事地形学的知识,绘出双方战略布防图,架构起整部作品的骨架。胸中有丘壑,笔下自然有乾坤。《六号哨位》不仅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也是一部可以让读者“放心”的非虚构力作。

《六号哨位》是典型的大情怀、小视角。王昆接触到这个题材也是缘出巧合。虽然早就知道韦昌进,王昆决定对他“一探究竟”还是出于网上一次关于英雄的讨论。韦昌进为英雄正名,王昆为英雄立传,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相同的信念和难得的默契。看过王昆的作品就知道,他怀揣着深厚的英雄情结,向英雄致敬是他一贯的写作立场。曾经看过王昆的散文《只有真正的特战队员才能看透生死》,在他的笔下,特战队员们只看生前事,不计身后名,以向死而生的勇气

忠诚捍卫责任与使命,如此方为真英雄。《六号哨位》便是如此,以韦昌进、成玉山、吴冬梅、张泽群、李书水、张元祥等为代表的中国军人,面对战争和生死的考验,以源自心底的那份朴素的家国情怀和血肉之躯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国防防线,无愧于军人的天职,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从历史回到现实,从战场回归家园,从战斗英雄到普通人,王昆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英雄不应该被忘记,英雄就在我们身边。一如他所说,“无论是曾经坚守6号哨位的那些勇士,还是所有战斗在自己阵地上的浴血官兵,抑或是我这个外人的采访者,每个人都对那些捍卫祖国尊严的生死历程饱含一种无比强烈的神圣感。无论时光如何变迁,这些散落民间或立于高台上的英雄们,都仍然默默无闻,继续坚守着另一种属于自己的6号哨位——为了祖国,勇于牺牲,时刻准备付出一切”。

为了集中塑造6号哨位上的英雄群像,王昆以小视角切入,将目光集中在韦昌进、成玉山、吴冬梅、张泽群等几名普通战士身上,故事时间压缩在一个月之内,围绕111高地的争夺战,将战斗场面的惨烈、人物内心的活动、战士各异的性格一一呈现给读者。其中大量的细节描写,读来如在眼前。

《六号哨位》是一曲壮美的英雄赞歌,也有触动人心灵深处的和弦。作品的第二部分收录了部分战士的战地日记和书信,这些朴实无华甚至略显稚嫩的文字记载了一代青年的青春、爱情和抉择,历经三十多年的时光洗涤,带着沉静和温和的力量,碰撞我们的内心,也激引着我们的思绪。无论是战争场面还是人物的情感世界,王昆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操守”。他无意渲染,也不追求阅读刺激,他要做的只是静静地呈现,用深沉的情感和克制的笔调带领我们进行一次精神的洗礼。

我始终记得王昆在《六号哨位》的采访手记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在那场战争中被打掉双膝腿盖的战斗英雄李书水,因伤残废后一直在老家务农。得知王昆前去采访,特地陪同他和韦昌进去坐落在滕州的烈士陵园凭吊昔日的战友。凭吊结束后,车子送他到村口的小道,这位满脸沧桑、立过一等功的老兵,“双膝腿盖盖直着,却麻利地跳下车去,向我们挥挥手就转身大步离去”。这远去的潇洒的背影,同韦昌进不忘初心、三十年守护烈士遗孀的事迹一道,传递出厚重的人生意义。

唯英雄能本色,时代呼唤这样的英雄!

何鸿(《重钢报》记者、青年作家):“在前沿阵地上,六号哨位像一个拳头前伸着,最远的潜伏点距离敌人8米……”读完《六号哨位》,我也“眼眶湿润,一股豪情在身体内左右奔突”,很久没有读到这样过瘾的非虚构作品了。掩卷默立,心绪翻腾。

王昆在皖北农村长大,后来参军入伍考取军校。19年来,他当过步兵、工兵、炮兵,特种部队伞兵、登陆艇上的水兵。王昆曾在一篇创作谈里写道:“我是个啥环境都能活下去的人,所以我不累。”可以说,正是因为心态豁达,王昆保

持着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冷静。他的写作时间不长,作品却呈喷涌状态。自2014年开始,在连续创作出《我的特战往事》《UN步兵营战事》等军旅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之后,王昆又将视野投向被时间冲洗得泛黄的历史角落,去书写那份寂寞的坚守,去寻找那份不变的精神。

“今天的炮火有点不同寻常。”韦昌进对一同回到洞内的战友吴冬梅说。放下冲锋枪,韦昌进伸头看了看洞外,整个阵地就是火光与硝烟的世界、钢铁与火焰的海洋。天空中全是炮弹飞舞的声音,炮弹滚滚而来,像巨雷一样炸响。就连堑壕两侧工事上的工字钢也不甘寂寞,一个个战士轻松地翻卷着,然后在空中崩裂,接着狠狠地砸向阵地。”三十年前那场艰苦战斗,随着王昆颇具张力的文字徐徐展开。青春与热血,泪水与欢笑,一个个战士具象而真切的面孔与尘封已久的历史场景都鲜活起来。高地、使命、硝烟、哨位……王昆笔下的韦昌进、吴冬梅等,这些经历了血与火战斗洗礼的一等功臣,他们都来自普普通通的家庭,有着朴素的情感、平凡的梦想。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中国军人,在战场上毫不犹豫地用热血和生命守护了脚下的疆土、祖国的尊严。

“最危险的就是六号哨位,那个地方距离敌人太近了,洞也小。”王昆叙述的主线锁定在六号哨位上那些年仅十七八岁的新兵。面对敌人凶猛的冲锋,凭借生命内在的智慧、胆识和勇气,他们一次次赢得生死对决,最终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从整体上说,《六号哨位》是一部典型的非虚构作品。但非虚构作品在故事情节的转折、人物关系的连接等方面也需要恰当的虚构处理,比如战场中战士们交谈、阵地上虫子的鸣叫等等,肯定存在虚构的成分,但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给人阅读信任。王昆在细节处理上如此得当,可见其多年一线带兵人的阅历优势。

这部作品也给我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在非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虚构”自己的“故事”,这体现的是一种写作自信。当今时代,中国正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不言而喻。越是发展,越是需要思维的冷静、文化的自信、精神的饱满。在《六号哨位》中,我发现其中饱含一种精神力量或者说是文化生命力,它正是来自于写作者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与“六号哨位”一样,中国文学也需要一场战斗,在“虚构”中打出“非虚构”的炮火硝烟。



艺术论语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

理论的价值,在于透视、解读现象,更在于认知、契合规律,尤其在于发现趋势、预见未来。

“气墨灵象”艺术论,作为探研与创新文艺理论的新构建,直面文艺乱象,于时空隧道中,拜谒艺术初心,审视审美演变,眺瞻美的远方与善的黎明。

不言而喻,文艺从历史走来,历经千载演进,既有“造极”的辉煌,也有“陨落”的黯然。然而,“黯然”日久,必“孕”新机。新的文艺之复兴,也往往以旧的文艺颓废为“代价”。当下,文艺领域存在的流弊与乱象,无不昭告这种历史“拐点”的渐行渐近。

检视艺术演进,上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伴随艺术进入市场,西方“先锋派”大行其道,文艺领域出现不忌“三俗”、不顾“三观”的突出乱象。这些负能量、低趣味、俗境界的文艺冲突及其流弊,涉及诸多层面、具有多重表现,突出体现于文艺管理、创作主体、创作环境存在严重浮躁、腐败现象,物质至上、私欲膨胀、回避乃至拒绝艺术担当等等,而根本症结与根源在于思想混乱、审美崩塌、方向迷失。

西方有“艺术终结”论,中国有“穷途末路”说。前者源自“逻辑”美学,渐行“进入”艺术实践,严重冲击架上绘画,成为艺术“魔咒”。后者论争“存活”与“末日”始于绘画,又延伸至文艺领域,如今仍在“回合”。两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或“推波助澜”文艺乱象,或“诅咒”艺术走向终结,其问题表征是理念不同、学术之争,本质是低维(维度空间)立足、逻辑困厄。释言之,就是仅于三维甚至二维、一维思维之内观艺,于抽象逻辑之中论艺,其结果自然导致不解文艺现象、难识文艺规律,又岂谓文艺未来。

“气墨灵象”艺术论,既尝试透视文艺乱象,又探研艺术演进规律,尤其于建构文艺新理论的意义上,眺瞻艺术与审美的远方。

二

理论的矗立,不仅倚重传统的继承性、立论的原创性、体系的闭合性,同样倚重经典的集成性、理念的开放性、中西的融合性,尤其倚重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的普遍性、前瞻的终极性。

“气墨灵象”艺术论,作为其核心与灵魂之立论部分,由多篇文章构成,并以分论、合论、综论、补论、延论等著文成章,既各述其据,分别立论,又相互衔接、纵深递进、高远汇合。作为阐释与拓展的解读部分,对应立论、纵横由观、细微所及,既担当解疑、拓论使命,又回应继承、集成、开放、融合等诸多议题。

就其继承性与原创性,“气墨灵象”中的“气”“墨”“灵”“象”,皆为传统文化中哲学、美学、艺术之重要范畴,均入古今论文中文学、艺术、审美、境界等经典阐释。但无论古今中西,不管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气墨灵象”也从未立“象”,尤其作为艺术理论、审美理念、哲学与美学命题,均具从无到有、拓域开新之意涵。

通向艺术与审美高地

吕国英

四

就其集成性、开放性、融合性,“气墨灵象”艺术论,以“墨象”论与“象承墨”论观艺术演进、眺瞻艺术未来,既蕴线条墨、意墨、泼墨、朴墨等笔墨之“墨仪”,又融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等艺术之“象境”,还纳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流派之“派论”,是为涵古今、融中西。而“天人合一”无止,“天我为一”无终,则“气墨灵象”无极、致远,是为无极之极、致远之远。

就其超越性、终极性,“气墨灵象”之无极、致远,是为自我超越、行向终极,又展现了理论抽象上的时空,也明晰了创作实践上的方位。

就其普遍性,“气墨灵象”之“墨”,是艺术创作中材料、工具、媒介等诸多艺术载体之“墨”,也是包括创作现场、人文生态环境及艺术家在内的在“场”入“境”诸要素之“墨”;而“象”为艺术创作中“塑形立象”之“象”,也为艺术价值意义之生命理想、精神实现中“极致审美”之“象”。如此,“气墨灵象”艺术论,既适于文学、美术、书法,也适于影视、戏剧、音乐、舞蹈,对诸文艺形式均有借鉴意义。

三

理论的意义,始于解疑释惑、揭示事物本质、引领实践演进,终于启迪智慧、唤醒灵明,并进入高维时空,形成创新思想、超越理念,而后者方为核心宗旨、价值根本。

“气墨灵象”艺术论,探研美学、艺术、境界、纯粹之本质意涵,竭力攀援、尽眺致远的方位、坐标,开放思想、放逸精神、沐浴灵慧。

沐浴灵高地。实现文艺复兴,艺术创新至关重要,而思想、理念的创新,则

是创新的根本。因为思想、理念与形式、题材、技艺、手法等艺术实践与要素相比,始终是统帅、灵魂,永远居于统摄、引领地位。“气墨灵象”艺术论,承载“高地”担当,又具“引领”使命。

润灵是唯一。艺术创造美、承载美,给人精神与心灵之慰藉。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创造至美、呈现审美,表达生命理想的精神状态。“气墨灵象”与万物灵性相融会,示“万物有灵”之显现,就是在生命理想之精神实现的意义上,回应审美,呈现大美。

无界方境界。艺术是文化的特殊存在,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融合是大势所趋,艺术融合自然亦然。“气墨灵象”艺术是“灵”的艺术,既融古今、又融中西,并在极致融合中,方可呈现艺术境界,是无界之境界,也是至美之境界。

最美在高维。依美与维度空间关系论,一维之美在线中,二维之美在面上,三维之美在空间。显然,维的空间决定美的空间,高维时空呈现极致之美。“气墨灵象”从线条具象走来,浸润意墨意象、泼墨抽象,行向艺术远方,之中既跨越历史、文化时空,又超越哲学、美学、艺术之融合,在至高的精神与审美维度上,呈现最美的艺术形态。

理论的践行,“明道”是前提,“行道”是根本,“讲理”不可或缺,“通理”归宗致远。“明道”与“行道”相统一,“讲理”与“通理”相一致,是为“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矣。此论为王阳明等历代贤哲所推崇。

“气墨灵象”艺术论,是艺术创造论,又是审美境界论;既涉哲学美学,又涉文艺史;既谈文艺家之创作,也谈受众之艺念(审美需求与精神念望),构成相互作用、“推挽”运行、循环“超越”的整一体系。

显而易见,艺术是一种能力,而思想、理念更具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如此,先进的艺术思想与理念,无可置疑地构成第一艺术力。没有艺术思想、不立艺术理念,就没有艺术能力,但若茫然、盲目或执意行之,其行为结果必成反艺术力,文艺乱象即为例证。而文化在化,思想须想,理念念念,“气墨灵象”成为思想、生成理念,方立艺术高地,进而成为第一艺术之力。其中,既有“明道”“讲理”之道,又有“行道”“通理”之理。

“气墨灵象”是以“气墨”为“墨”,为“灵象”立“象”。文艺能否通万物之灵性、感自然之精神,进入纯粹艺术之境界,完成审美救赎、安居灵魂之使命,取决于艺术家的精神与审美境界、家国与天下情怀,而这种境界、情怀,是“天人合一”的通达,“天我为一”的灵悟,非“量子纠缠”般之不同而同,“心有灵犀”而不至。换言之,艺术家不仅要有灵悟,而且要与物之灵性相“纠缠”,进入“灵悟”境界,方获第一艺术力,创呈“灵象”之“象”。

文化度人,艺术亦然。“气墨灵象”艺术论,筑“高峰”立“大美”,令艺术家“自度”高境界,让受众“推挽”即至力,形成相向作用,走向超越循环。这就让“明”与“行”、“讲”与“通”,既存内在愿力,又有外在推力,形成大艺立美、至美审美的能量时空。

如此,“气墨灵象”行者大艺也。如此,“气墨灵象”通者至美也。

(本文为“气墨灵象”艺术论)序言,有删节)

展现英雄精神的时代魅力

任林举

的性格、品质和精神,以及地域精神和文化。换句话说,如果离开情感、境界、理想、情怀、意志等这些精神核心,文学一定是徒有其表的文学,报告也将是浮光掠影的报告,并不能感染人、打动人 and 影响人,不能得高分。

当然,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标准。在动笔之前,我要用我的标准来考量书写对象是否具备这些要素,初步评估是否具有写的价值。如果可写,还要进行事实进行扭曲、变形。我们的文字,不但要弃恶扬善,更重要的,还要对人们的心灵和社会发展有益,具有建构性,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和良知。

尽管晋江在4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比起这些成绩或物质成果,我认为,物质背后的精神才更加重要。这信心不是缘于我自己的文字操作能力,而是来自晋江经验和这个地域人文精神的丰富性和深厚性。晋江这个地方不仅凝结着成功的中国经验,还拥有着非常完整、坚实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内核以及地域文化精髓。概而言之,晋江经验中有着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的恪守;二是真心实意为一定与文学亲和力强的报告,贴近时代、贴近人心的报告。最差的报告就是只有新闻性的报告,这类报告大约主要状写事件、成绩和结果;稍好的报告,不但报告了事件和结果,同时报告了结果背后的过程和具体经验;最好的报告,应该是报告了原因背后的原因、一切表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或驱动力,也就是人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从介入“晋江经验”的采访,到长篇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成书,一年来,随着对晋江这座城市、晋江人,晋江的人文、地理、经济、历史的了解,熟悉、思考、认识或发现,毫不夸张地说,我经历了一场思想、观念、认知、文化甚至灵魂上的洗礼,切切实实从晋江经验中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这个时代的心跳与脉动。

好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文学性和报告性的合理配比,是以精致的文学手法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和精神或本质。文学,自然离不开文学,不但要有好的语言、好的构思、好的叙事,重要的是要写出地域或人的境界和灵魂。报告,则一定是与文学亲和力和强的报告,贴近时代、贴近人心的报告。最差的报告就是只有新闻性的报告,这类报告大约主要状写事件、成绩和结果;稍好的报告,不但报告了事件和结果,同时报告了结果背后的过程和具体经验;最好的报告,应该是报告了原因背后的原因、一切表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或驱动力,也就是人



江山如画(中国画)

赵俊山作

长征

第4535期